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八

騷

乞巧文

集註判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八廷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曰見天漢中有先白氣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實乞巧之所自也然公為此文假是以見其拙於乞謝已耳晁无咎取之於騷而系以辭曰周鼎鐫虫扶銜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抱甕者羞之夫鴟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

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能巧原誠傷世流僞
故詆拙以為巧意皆時奔鶩
者宗元之作雖亦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
要歸諸厚然宗元媿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舊註餐厚粥也
切蔬果交羅插竹垂綏而遊諸延切餌仍吏
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
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
漾曰漢天文志云織女天孫女嬪婦也韓曰吳均齊諧記
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云河鼓謂之
牽牛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紃縫
製童曰組補縫也紃機縷也上總古切下女鳩切
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

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紕張曰弁冠也衽衣衿也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傴於主切僂羽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轑轕旋璣孫曰轑轕猶交加也書在璿璣玉衡璣正天文器旋美玉○轑音交轕音各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欵天津孫曰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津梁欵叩也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孫曰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

河鼓居其中　靈氣翕欻呼勿切茲辰之良幸而弭節滌曰弭徐行也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下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於殼龜黿螺蠃上龐下蛙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惟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詬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喜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童曰巇山險貌音義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

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懼疑賊名絶命不須所知朴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顙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女六切下同彼則大喜臣若殺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倮之門狂吠猛犴陛岸二音上又邊末切臣到百步咳喘顛汙睢盱逆走睨遁神叛欲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淫昏險擬步如漆左伏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

玷黜沓沓騖騖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
發徑中心原膠如鉗夾誉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
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寃（喑音陰）辟（音譬）皆流
亟（蜡音劑）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
排偶抽黃對白喙嘷飛走（舊注喙嘷鳥聲也音弄弄）駢四儷六錦心
繡口宮沈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
心使甘老醜囂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
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補註文選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跪呈豪傑投棄不

有眉矉頰蹙 童曰矉目恨張也 矉音賓頰音過
嘔大柀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
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
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 吶與訥同 納以工言文
詞婉軟步武輕便 平聲 齒牙餚美眉睫增妍突梯卷 孫曰
楚詞卜居云將突梯滑稽以絜楹乎突梯隨俗貌莊子
孿卷傴僂而亂天下卷孿不申舒貌音拳孿又拳勉力
轉二切 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 童曰王制五國以
以為連連連有帥為屬屬有長十國
○屬字音注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

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支體疲極而睡見有青襄朱裳（韓曰襄衣袂也青袖）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候惟知恥詣貌淫辭寧辱不貴期胡不為之而詿我為汝惟知恥詣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罕凡吾所有不敢汝施（敢一作安）致命而昇汝惟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愓（黃曰聖賢之學急於內而緩於外所造有淺深所見有昏明所

養有寃狱所聞有多寡是
不聽仕之遇不遇身名榮
系也故大智若愚大辨若
者史氏所稱世俗所謂拙
廢不重責已其論巧拙之
舍仕宦進退之間又何足

罵尸蟲文 并序

韓曰公此文蓋有所寓耳貞元中公以黨累貶
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詔補袁州
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讒
公者衆矣假此以誡其惡也當是謫永州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
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韓曰酉陽
雜俎云人

有三尸上尸青姑伐人眼中
姑伐人胃命凡庚申日言人
三尸伏七守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天死柳子特不信一無
庚申三尸滅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天死柳子特不信一無
特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之尤者一無者字其為聰
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
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
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殛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
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厲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
處畏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作自刑其形陰幽跪仄而寓乎人
跪一作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
及說文肓心上鬲下也音荒
癩一作靨此居切又如字導人為非寘持札牘兮搖動禍機罕厭奉
縮兮宅體險徼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
吉以淫詶詿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
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闢為安佚譖下謾上童曰謾欺也莫官切恒

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張曰睨斜視也五計切）走讒於帝遽入自屈幕然無聲（幕音冪）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彼脩蛸恙心（韓曰蛸腹中長蟲也音囘○他本蛸作蛸）短蛲穴胃（韓曰蛲亦腹中蟲也如消去消二切）外搜疥癘（張曰疥瘙病也癘疫氣也下瘦力鬪切疥治里切）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索瘦瘠（唐曰瘦瘠也瘠後言瘠）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刳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闕貽虎豹食（童曰楚詞宋玉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

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
啄鬾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
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
韓曰蓐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將勅雷霆擊汝鄧都鄧音豐廩爛
縱橫侯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
革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
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詠禍無所廬下民其
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匪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韓曰觀其文益指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又謂上之人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旨微矣

皆貶謫後作與前篇相先後云

后皇植物 韓曰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註后后皇天皇皇天也 所貴乎直聖主取焉 主一作王 以建家國亘為棟楹 上音棟下音盈 齊為閨閾 上苦本切下音域 外隅平端中室謹飭 飭一作飾 度焉以几 孫曰周禮室中度以几几三尺也○度待洛切 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 其一作有 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採木 韓仲卿曰採屈也木也 以限肘腕歌形詭狀曲程詐刀制類奇邪 上音辟下音衰 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

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入極追咎厥
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韓曰何休曰墝埆不
生五穀曰不毛埆塉墝冢也○上口交切下徒結切反時燠寒鬱悶結澀悶一作閉癰
蹇艱難癰音隆蹇一作塞不可以遂齟其端離奇詰屈韓曰鄒陽
上書云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上音攢下五官切含蝎孕蠹韓曰蝎木中蠹蟲
也胡葛切蠹音妬外邪中乾音干或因先容以售其蟠解見上售賣也音壽下同蟠音盤病夫甘焉制器以
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睨韓曰相傷謂之沴閭計切禍氣侵骨淫

神化脈體仄筋倦榮乘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音辟且人道甚惡惟曲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慾在肩為僂在膝為孿戚施跰跂任曰戚施不能仰者跰曲也跂有跂腫國其人行脚根不着地○上舉綺切下丘弭切甫匐拘拳古苟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韓曰選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孫曰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猶恥之況與惡人同處尸子云孔子至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朝歌迴車孫曰漢鄒陽書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韓曰晉灼云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簡牘載焉載一作稱昭王

市骨樂毅歸燕韓曰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
買其骨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
期年千里馬至者三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
者哉昭王為隗築宮而師
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之於是
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
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
不乾乾張曰易君子終日
乾乾○乾音虔
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
徵慎保其傳黃曰好惡根於心而託物以自見廉者不
飲貪泉正者不食邪蒿反本者必悲黑白
之繇執方者不蓄圜轉之器宜也子厚急於祿仕曲腰
盤折同於俚俑者多矣而反斬絕曲几而有神得無
滋誅之
宪乎

宥蝮蛇文 并序

補注晁元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變騷系之曰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蝮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益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　蝮音覆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補注蝮毒蛇名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音誓肆其害然或憐不得於人則愈怒舊注憐恨也苦簟切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

來髑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攣力緣切腕烏貫切腫時勇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楪中曰楪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楪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穫者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楪者也密汝居易汝庭（孫曰易謂芟治草木）不凌奧不步閫是惡能得而害汝且

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
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
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
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蠉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
吾悲夫天形汝軀夫一作于絕翼去
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蜂音峯蠆丑邁切其頭慮忘頸一
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狙子余切汝之稟受若是雖
頭其腹次且上七私切下七余切蹇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

欲為蠹為蟆韓曰蠹蝕蟇蟆蠹蟆蠹蟆灰行
即寒蚓也。蠹音蛙蟆女忍切焉可得已
凡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
百毒齊起首拳脊勞咮舌搖尾舊注咮嘴貌音冉不逞其凶若
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舊注薙除也音替又丈几
切薙吾楹窖吾垣窖一作窒嚴吾扃俾奧草不植而穴隙不
萌隙乞逆切字當作隙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
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
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恣疾余胡汝尤是

戮是扶音迭宥汝於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一作賴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韓曰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王孫蓋猴類而小者也補注陳長方云余嘗疑宥蝮蛇憎王孫文序已述其意詞又述之閻丘鑄同柳子晚年學佛書先述

其義乃作偈曰柳子嘉
之下筆遂爾余為一笑熟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内其羣弱者難乃旦切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

闇虚驕切勃諍號呶上音豪下尼交切嗜嗜疆疆孫曰嗜嗜大聲也疆疆相隨貌詩鶴之疆疆。嗜音責又子夜切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倪結切行無

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齧齩投注齕下没切齩五狡切竊取人食皆實其嗛舊注以頰貯食蓋謂獼猴藏食也○嗛苦簟切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痒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萬然以是獼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齟齬獼韓曰齟齬齟齬也仁革切一作齟齬獼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汝汝兮童曰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痺兮

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獲環行遂植兮止暴
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吁囂兮
跳徒雕切踉呂唐切衝目宣齒舊注齒根肉魚斤切外以敗物兮內以爭
羣排鬬善類兮讒駭披紛讒音華駭下楷切盜取民食兮私己
不分充嗛果腹兮韓曰莊子三飡而返腹猶果然果如字又苦火切飽貌驕傲驢
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鑿兮枯株根毀咸敗實
兮更怒喧居民厭苦兮號穹昊號音豪昊音珉王孫兮甚可憎
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

惟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囚 韓曰飛廉惡來紂臣也聖囚謂文王囚于羑里禹稷
合兮凶誅 張曰謂舜用禹稷去四凶羣小遂兮君子違 小字下一本有人字大
人聚兮孽无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廉既兆其盈虛 否備鄙圻
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
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黃曰子厚憎王孫文以猨喻君子王孫喻小人
小人也當時君子孰賢於韓退之白居易小人孰甚于王伾王叔文子厚不與韓白為徒直節不屈乃附叔文以求進卒與八司馬同貶向謂猿衆則逐王孫今固不與猿而從王孫以自取禍者耶

逐畢方文 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燔音煩）晨不爨（取亂切）夜不燭（夜一作暝）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罷音疲）不休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啄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孫曰上皆山海經之文妖言曰譌譌與訛同五戈切）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襄而磔之（舊注磔裂也陟格切）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令茲之怪戾兮日十孽而窮災孽如劣切朝鑄儲清以聨邃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崁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徂夫狂走兮張曰徂謂肉徂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孫曰哀三年左氏瘠濡惟幕鬱攸從之注火氣也暴音剥混合恢台韓曰楚詞九辯云收恢炙之孟夏兮炙音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頹僵音薑踣匹候蒲北二切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蒐晦黑兮啓侗姦回若隆之天兮隆一作墮若生之鬼令行

不訖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畢方是祟 韓曰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祟

音遽 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 亶曰書亶聰明作元后亶信也

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幽形扁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慰感至 慰音訴

祝融悔禍兮 韓曰祝融火神晉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方命之曰祝融注祝始也融明也

皇斯震怒兮殄絶汝類

回祿屏氣 孫曰左氏襄火於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太陰施威兮亥冥行事 張曰楚詞考玄冥於空桑注玄冥太陰之神

衍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 黠下八切

愚乃止此高飛兮翱

翔遠伏兮無傷翺翔音敖祥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
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令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痞且悸韓曰公又嘗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末痞疾稍已又與楊憑書云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而按膽不能自止○痞部鄙切悸其季切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滓滅也壯士切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鬻音育欺子而獲售子之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戚然慙

愾然憂愾口槩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歐開滯結兮歐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訢音忻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于理兮榮衛蹇極伏孟積塊兮孫曰史記倉公傳陽慮侯病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盂痺不得息有醫道守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沽買也欣然有得滌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孚疾兮昏憒馮塞憒胡

對反鴞音憑余駭其狀兮往尤於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嗤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孫曰史記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舊注蹲鴟芋魁也○上音存下處之切處身猥犬兮善植圩畢孫曰圩畢謂下濕之地受氣頑昏兮陰僻歌危歌丘宜切亦作欹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芭水土兮混雜蠆蚳韓曰蠆蝮蝗子也蚳蟻卵也○上惟船切下丈飢切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牧害兮童曰牧狼也音寘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令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

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憩蟜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蟜室於江補注零陵永州郡名說文蟜若龍而黃一說無角曰蟜○蟜丑支切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憩蟜投之江曰

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沂蟜章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天明地幽孰主之兮韓曰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何為兮堆山醲江醲山宜切又沂綺切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

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汶汶湘流舊注汶汶水流貌二字並音攸清且徵兮陰幽洞石蓄怪蟜兮胡濯玆熱辛無歸兮親戚咩號閭里思兮魂魄其安滓覲湘纍兮孫曰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沈記兮犯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纍力追切　嗟爾怪蟜害江湄兮湄音眉　涎泳重淵涎徐連切字當作次重平聲淵一作澠　物莫威兮蟉形決目蟉力幽巨糾二切　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旣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

流逶迤兮　逶於危切迤音移又夷爾切亦作迤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栓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懇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韓曰文蓋指事寓意與招海賈之說同

永一作零陵二字童曰永之訊咸善游游泅也說文行水也一曰水暴甚有五六訊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作皆浮游其一訊

盡力而不能尋常（孫曰八尺曰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尋倍尋曰尋）呼且號曰汝愚之甚敢之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訞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訞之為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洁滉蕩而無舟（滉戶廣切）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脅兮（浮頤）

一作搖頭不忍釋利而離尤韓曰驗經進不入以離尤今注離驗經進不入以離尤遭禍也○忍一作欲

呼號者之莫救兮號音豪愈搖首以沈流髮披鬟以舞瀾

兮張曰楚詞大招豕首縱目被髮鬟只注鬟髮亂也如湯切魂倀倀而焉遊倀丑良切又音

根竄竄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蓋始貪贏以嗇厚

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

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己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

兮姑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

鈎童曰爵羅也爵音雀大者死大兮小善游雖最兮卒以

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令而鑒古兮鮮克以保
其生衣寶棨紂兮孫曰史記紂兵敗走入鹿臺衣其寶玉自赴火而死專利滅榮
孫曰國語周厲王好利近榮夷公榮夷公尚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豺狼死
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孫曰尸亦死也牛至死腹猶未滿民既賀賀
而無知兮賀音茂一無民字故與彼咸謚為訞死者不足哀兮
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韓曰此文晁无咎取以續楚詞系之曰昔屈原不遇於楚徬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

以從已志而不可猶忸然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益取諸此也宗元以為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

云○賈音古

洛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盪音蕩）

蕩晏本泊作汩顚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雜突（上還規切下陁沒切）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子忽切）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上烏孔切）

下滿末切君不返兮逝悅惚（一無逝字悅與恍同）舟航軒昂兮下上飄

鼓騰趠嬈嶢兮 童曰嬈嶢高也○趠敕角切嬈音堯或書作堯嶢魚列切 萬里一
覩宰入泓坳兮 張曰宰峯巇嵂也才律昨莫二切泓烏宏切坳於交切 視天若瓟
孫曰說文六尺為步步百為瓟莫侯切與晦瓟同 奔蟜出扞兮翔鵬振舞天吳
九首兮 孫曰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黃人面此作九首恐誤 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
虜黑齒棧齹鱗文肌 韓曰木玄虛海賦或泛泛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童曰齹齒不正齹齒露也○棧士眼切齹魚戛切 三角駢列耳離披 韓曰山海經鼓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狀○鼓音陵 反斷叉牙踔嶡崖 童曰斷齒根肉踔踔踔也嶡釜山高險也斷魚斤

切蹕勅教又尺約勅角切欽音欽蛇首豨鬣虎豹皮韓曰沈懷遠南越志鮫魚鯉也形如鮎而四足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虎鮹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遠牙有似虎形或變乃成虎○豨豕也音希羣沒亙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饑弱水蓄縮韓曰張衡思玄賦亂弱水之滭滭兮楚詞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淈只注東海其水淖溺沈沒萬物也弱一作溺其下不極投之必沈貢羽無力孫曰山海經云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環之不能載鴻毛鯨鯢疑畏童曰鯨鯢大魚也淫淫巆疑魚力魚其二切君不返兮辛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涵含音高下迾置滔危顛童曰迾遮也○迾呂結切崩濤搜踈剡戈鋋張曰鋋小矛時連切君不返兮

耆沈顛其外大泊平奋淪張曰平木名谷也淪淪水深廣貌○平音平奋於倫切
終古迴簿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
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赴忽紛溢沃殆而一跌兮跌徒結切
沸入湯谷孫曰淮南子云日出湯谷入虞淵韓曰離騷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
舶艫霏解梢若木韓曰楚詞注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淮南子云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舶音軸艫音盧
雷童曰海神名巨鼇頷首立山顏韓曰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谷一曰岱輿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峙先聖訴于帝使巨鼇十

五舉首而載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孫曰天問云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鼇音敖頷户感反猖狂震巃翴九垓孫曰易震雷巃巃巃許逆反垓音該君不返兮靡以懽心兮君不返兮靡以懽心兮

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怕駭愁苦怕音凶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孫曰周禮險野以人為主易野以車為主易平也韓曰上黨潞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賈而無虞也蹈蹝原土堅無虞舊注蹝踐也忍切徒到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慫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高得聖捐鹽魚童曰孟子膠高舉於魚鹽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韓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

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之陶為
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呂氏行賈
南面孤韓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弘
羊心計登謀謨韓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言利
事析秋毫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作
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於是民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爵左庶長
衆鄙咸陽齊之大賈鹽孔僅南陽
大冶武帝時二人皆為大司農丞
來卿
猗頓
猗頓用鹽鹵大
猗頓用鹽鹵大
猗頓用鹽鹵大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九

雜著

弔萇弘文

補註晁无咎取此文於變騷而為之說曰弔萇叔文者宗元之所作也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韓魏獻子莊政悅萇弘而與之合諸侯於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哀弘以忠死故弔云

有周之嬴兮（嬴力追切）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鬱命轉幽（轉一作輔）疹盡膠密兮（疹恥忍切又音軫作疢盡音古毒也）肝膽為仇（一作尤）姦權蒙貸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驅以抑嵩高坼陊（張曰說文云陊山崩也一曰山摧丈爾切）孽首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壓乙甲切）孫（溺奴狄切）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剽匹妙切狡古巧切）怛就制乎強國（孫曰謂范中行之難羞弘與之晉以為討周人殺羞弘）松柏之斬

刈兮蓊茸欣植（蓊烏孔切茸如容而隴二切）一曰盜驪（驪音離）罷驁抗臆（罷音皮）鷙鳥之高翔兮（鷙至也）簸狐惴而不食（惴之瑞切）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梃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愾兮茲固蹈殆而連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咸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韓曰騷云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謾平聲）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愬兮卒顑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

兮黤寥廓而殄絕 黤徒敢切 竭馮雲以羅想兮 童曰羅說文云飛聲音貢
一音紅 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
心沄涸其不化兮 沄音亙涸音鶴又胡故切 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
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
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佯貞臣與為
友 臣下一有以字 比干之以仁義兮 韓曰論語微子去之箕子
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一本作比干之仁義兮
一作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無義字 緬遼絕以不羣
伯夷殉潔以莫怨兮 童曰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 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
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
嗚呼哀哉敬余忠甫 一作敬作弔故弔忠甫一作弔予忠甫

弔屈原文

晁元咎序此文於變騷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弔原至揚雄亦為文而頗反其辭自崐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沈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子厚得罪與昔人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廣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

後先生益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　猻曰永貞元年九月公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湘水名出零陵縣陽海山北入北

求先生之汨羅兮　重曰屈原為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王王怒遷之屈原至頃襄王王怒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名在長沙羅縣音覓

擥蘅若以薦芳　韓曰離騷雜杜蘅與芳芷猻曰擥持也蘅杜若並香草也。擥曾敢切蘅音行

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　猻曰賈誼傳云一作明

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攘攘兮　猻曰孔甚也疢病也詩國制搶攘。搶千羊切攘如羊切

遭世孔疢兮我心孔疢。疢音究

蟲薦壤兮進御羙褻 韓曰書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注華象草也華蟲雉也宗廟彝樽以華蟲等為飾壤土壤也羊小者曰羙褻衣袂左氏襄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狐裘而羙袖先生之意蓋以言貴者不敢用而賤者反得以進御云耳○羙音高褻與袖同 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 韓曰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咮喙也蓋亦以喻賢者不獲伸其喙而小人反以肆其說耳○咿嚘音伊憂咮與噣同陟救切 哇咬環顧兮蒙耳大呂 孫曰哇哇咬淫聲也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謂淫聲乃環而觀之聞黃鐘大呂之聲則蒙耳而不聽也大呂六呂之一蒙瞶也○哇烏瓜切咬於交切 董喙以為羞兮 韓曰董烏頭喙烏喙皆藥之有毒者羞膳羞也○董音覲 焚棄稷黍狂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 藉慈夜切

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韓曰榱宝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榱音衰娛娛笑舞娛娛一作娭娭讒巧之嘵嘵兮舊注說文嘵嘵懼也詩曰予惟音嘵嘵○嘵欣么切與憢同惑以為咸池猱曰咸池黃帝樂名便媚鞠恣兮恣文六切美逾西施韓曰離騷有西施之美容謂謟言之怪誕兮反實瑱而遠違舊注瑱者以玉充耳○瑱他甸切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張曰俞緩謂俞跗秦緩也二人古之良醫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但仲尼之去魯兮去下一有舍字曰遲遲吾行之遲遲韓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童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且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
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
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
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
生之悃愊兮悃苦本切愊逼切涸大故而不貳沈瑣瘥瑝兮瘥於計切
軌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童曰荃蕙皆
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
為茅注荃蕙美香荃音孫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
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淚余涕之盈眶張曰眶目
眶音匡呵

晨辰而驅詭怪兮韓曰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呵而問之作天問假以稽疑而渫憤悶也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一無夫字苟為是之荒茫耀姊霬之曠朗兮張曰姊好也又奢貌曠目無睛直視也又不明○姊音夸曠音儻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縕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竽為屈之幾何兮韓曰國語融之興者其在羊姓弭姓乎羊楚姓屈楚同姓○羊音弭胡獨焚其中腸吾哀兮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

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媮音偷懷先生之可忘黃曰賈生得罪於漢投文汨羅以弔屈皮曰休不用於唐沈文沉湘以悼賈之見讒有似賈生之才而投閑長沙也其擬人固以倫矣子厚昵比匪人視三閭大夫相去幾驛乃徒追慕其文天對之辭倣騷十九憨態深矣又不加省而投文弔之亦足以發中流千古之笑

弔樂毅文

晁无咎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之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

聞之數畏誅遂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着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儁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是以附諸變騷○一本作弔樂生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孫曰志謂石刻樂先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大厦之寥兮風雨萃之孫曰寥壞也車亡其軸兮孫曰大厦與軸皆以喻毅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補注此即上所謂畏誅降趙之意狂顧徬徨燕復為齊

今辭曰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數以驚動燕齊田單與燕軍戰逐北至河上盡復齊地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欵兮孫曰樂毅奔趙燕惠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毅報書云云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跪陳辭以隕涕兮補注離騷撼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跽長跪也巨几切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

之不臧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

黃曰觀人之言必求其意柳子贊伊尹謂其去湯就桀意桀改過而救民之速學者皆信其說藺氏曰不然湯之當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不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說也藺氏可謂能以意逆志矣

韓曰公以附王叔文見逐嘗與許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屢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陰自解說以勢順便可以速得志耳以叔

文為桀而以德宗為
湯是果公之意云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澤也又往

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雠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 孫曰易憧憧往來憧憧赤容切 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

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
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 童曰書惟聖妄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一日勝
殘 張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
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 音而 黜禁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
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
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忘
以為誨

梁丘據贊

韓曰以孟子之賢而臧倉猶得以沮君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公之竄逐遠方左右近臣無一人為之地者其曰激贊梁丘誠有以哉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　孫曰梁丘據字子猶齊之嬖大夫　同君不爭古號

媚士　韓曰昭二十年左氏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孫曰列子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據從而泣　昌賢不贊辛贊於此媚子所仇

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

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佞音脥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盡國圮部鄙切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疼

霹靂琴贊引霹音僻靂音歷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補注曰零陵屬永州震餘枯桐之為也孫曰雷之甚者為震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童曰竅空也音欬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臥道上張曰硿石

聲苦東戶宋二切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起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徵道人猱曰不可載言美之至也載一作再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韓曰禮記朱弦而疏越注云越琴底孔也如字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梵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孫曰睦州謂李睦州也以李錡之叛得罪貶循州元和三年正月以赦量移永州龔石六觚韓曰漢書破觚為楩觚謂方也觚音孤乃刻立之為福焉孺人之墓補注焉孺人睦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卒於永因葬焉其長半尋乃築焉公有太府李卿外婦焉淑誌見外集儒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

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真
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
德無已兮石無磷音隣延永世兮莫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汪曰公嘗欲焚八駿之圖而獨於此贊龍馬之圖豈可信而不誣者耶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孫曰靈昌滑州郡名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韓曰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麟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好

事者泳人盧遵（孫曰遵泳人公之內弟）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虺許尾切）拳毛環目肉鬣（音獵）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孫曰開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泰山二十三年正月耕藉田）鳴和鑾（音鸞）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孫曰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力果切）尾童鬣（倮力果切）虺縈鱗分巍然特

出瑞聖人兮　韓曰顏延年藉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瞻德瑞聖之符焉　理平和樂百
樂陳兮　百一作禮　鳴鸞在御大路遵兮　童曰詩遵大路兮　世瀧道悖
瀧莫江切　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齋淪
兮　張曰齋淪水深廣貌齋於淪切　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
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厥身兮　童曰阽猶危音　鹽又都念切　匪馬之慕吾誰親兮
斃賢之斯圖宜世珍兮

誡懼箴

韓曰或謂公憂懼二篇當玉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辭意亦貶謫後作也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
昧勿思禍至後懼（後一作而）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
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
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慾非中之詭懼而
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乎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
則誰懌乎常其憂乃小人戚戚敢問憂方吾將告乎有聞

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韓曰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黃曰子厚師友箴曰吾欲從師取友而天下無可者必得伸尼叔牙而師之退之師說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爾由退之說則學者不敢恃已

之長有所資於人由于厚之說則學者輕
人之能而終於自是韓柳優劣由此而判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
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
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
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
重曰孟子尹公之他端
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
韓曰鮑叔牙與管仲為友後薦仲於桓公以
牙也久死 為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

人秦如土 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匄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

敵戒

黃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家外患者國常亡子厚敵戒其立意亦同孟子常竊思范文子之言而後知孟子柳子之說有為而發文子云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此晉厲公侈文子欲釋楚為外懼之言也審此則孟子之存敵國以警戰國之君而子厚之為敵戒亦為德宗順宗設耳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詭詭乃亡韓曰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詭詭自得貌又淺意說文云欺也孟子詭詭之聲音顏色○詭音怡又湯何切晉敗楚鄢音偃范文為患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孫曰成十七年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韓曰襄二十三年左氏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美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

矧今之人曾不自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為瘉童曰說文瘉病瘳也音庾又音臾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并序

東坡曰予讀柳子厚河豚魚鳥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見坡集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

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黃曰子厚三戒臨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則為竊時以肆暴者設二說之譏使強而貪者知所戒也黔驢之戒其猶在得失之域乎使中才庸人得是說以匿名遁迹不犯非分或得為之然仕於王朝人以黔驢為戒不才者隱其不才而疑於有才德者悔其不德而象於有德則列於庶位孰非吹竽之徒耶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 童曰麋麑鹿子也音眉倪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

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
善然時啖其舌 啖音淡 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
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
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
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憖
然莫相知 韓曰憖憖恭敬也張斷怒貌魚僅切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

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闚虎檻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龙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

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犬一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其氏飽食而無禍其氏室無完器（童曰方言櫚前凡趙魏之間謂之椸一曰衣架禮記男女不同椸架○椸音移）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並行（累倫追切）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其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賸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臭尺救切與臭同）嗚

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二十

雜著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韓曰漢惠帝即位詔有司為高帝立原廟至唐尚存載在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卨 童曰卨高辛氏之子音薛與契同 佐命垂統股肱天下 張曰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一本作天子

聖德未衰而內禪 音壇 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

中邦孫曰舜嬀氏禹姒氏后稷姬氏契子氏皆堯之元臣其後迭有天下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孫曰五神五德也至漢為火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韓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班固贊高祖贊及之又俾九臣之後孫曰九臣九官也謂禹作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皐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為納言○九一作元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張曰周封舜後於陳陳之子孫以國為氏至漢陳平佐高祖封曲逆侯○曲逆音去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韓曰汝陰夏侯嬰所封嬰之先出自姒姓杞簡公為楚所城弟佗奔

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給
地爵為侯後因以為夏侯氏 采
脫帝密網 韓曰嬰為沛縣吏與高祖
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
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答掠數
百終脫 高祖
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鄲侯
韓曰鄲蕭何所封何之先出自子姓宋戴公裔孫樂大
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後因以為氏○鄲音贊
保綏三秦控引漢中 孫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都南鄭
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東定三秦
何留收巴蜀 宏器廓度以大帝業卨之裔也淮陰 韓曰淮陰
信之先出自姬氏左氏曰邢晉應韓武之
穆也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於韓因以為氏 整齊天兵導
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 孫曰覆趙謂斬趙王成安
君陳餘夷魏謂虜魏王豹

定河東春謂虜齊王廣平陽韓曰平陽曹參所封參
殄楚謂會垓下平項羽之先封曹以國為姓○
陽下或有孫曰高祖至漢中以參為將
夏字非是破三秦虜魏王軍還定三秦與韓信攻魏獲
魏王豹絳侯韓曰后祝封於絳邰七世孫古公亶父居岐山
之周原後因為氏曰周至於勃事漢封于絳

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厥緒昭哉甚明天意
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
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
探昊穹之奧肯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
靈童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帝斬之後人至蛇
所有老嫗哭曰吾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

子斬之建赤旗于沛邑以昭其神張曰高祖為沛公旗幟尚赤假手於贏以混諸侯韓曰秦嬴姓謂六國而復歸于漢憑力於項以離關東韓曰謂項羽剽悍而關東心離奉纘帝之元命纘作管切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德乘木之大統孫曰謂周木德也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童曰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舊邦尊或作奠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

遊於此 孫曰高祖謂沛父兄凡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 韓曰惠帝詔郡國立原廟原重也謂先已有廟

尤於是庭而赤精降 張曰黃帝祭蚩尤於沛庭 道曰高祖既為沛公祠

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

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忒宗之高源洪河

之長蕃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

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

宇內成其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

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孫曰詩閟宮有侐建茲閟宮即上云泲宮也閟音秘惠帝嗣服爰立清廟見上注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宮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張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安知不流其神睠與眷同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勳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孫曰晉世家文公即位賢從亡者未至介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至死不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乘雲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怒終不見其處所以翊天門（翊一作翌音工）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驟東夏長蛇封豕（韓曰左氏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封豕大豬也）蹈躍中野天縱諸侯（從容切）將祖播茲皇猷揚旗沛庭約從討布流總制虎臣委咸良疇勒（子小切）珍霸楚遂荒神州（孫曰詩遂荒大東）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

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 孫曰詩王在在鎬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
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旗鬱鼓 鬱許僅切旗一作旆遂
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 見題注
勤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 并序

嚴恭閎隆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 孫曰尤雜也嗜為寇
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 韓曰永貞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卒羣

疑不制妖孽煽行 孽魚列反孫曰書衆亦作蘗
恭洎天左氏阻兵安忍梟既辛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諷諸將僞旋節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驁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孫曰闢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憑負丘陵以張驁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己加也惟梁守臣 童曰蜀為古梁州之地
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己任 韓曰宰相
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文為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為前鋒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 推仁仗信不待司死 童曰

孟子有司死之士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孫曰漢文紀令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C喋大頰切字當作蹀蹀謂履踐之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饗賚儲音廚峙直里切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楊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孫曰當作二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以下一有為字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孫曰礪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劒門覆盪口收劒州破契丹命裨將可提彌珠斬虜之時將文昭德封刻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

肆毒用集我勳力贊一振
行　　贊音
取其渠魁以為大戮孫曰九月崇文克
成都橋闕送長安由公忠勇憤
悱上房吻切下音斐授任堅明謀
猷弘長用能啟闢險阨夷為
大塗襄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
長韓曰傳云釗闕反以儲備進為大藩宅是南服韓曰
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十月
以礪為東川節度將校羣吏願刊
山石昭著公之功垂統無窮
銘曰

井絡坤垠韓曰蜀在星分為井絡在卦為坤維孫曰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井絡時

惟外區孫曰張載劒閣銘云劍閣銘云劍閣險隘匈茲陝隘土之外區外區謂在區域之外界山為門環於
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氂韓盧曰氂在西蜀氂微曰書牧誓及庸蜀羌氂微彭濮人八國皆我狀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氂微在巳蜀○羌驅羊切氂音牟狂猾窺隙狺狺嘯呼舊註狺狺犬吠聲楚詞猛犬狺狺○狺魚斤切折同憑據勢勝厚其凶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巳渝張曰巳渝在唐屬劍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補注即謂嚴礪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補注書時乃糗糧糗乾飯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
握命分貔貅上音皮下音休陳為犄角韓曰左氏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角之說文

持倫引也 右逾岷山左直劒閣門攻出九地 孫曰猱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上披重雲攀天蹈空 夷視阻艱破裂岳綺切 層壘殄殲羣頑內獲 固圉補注左氏亦聊以固吾圉也 外臨平原天兵徐驅 卒乘嘽嘽 童曰詩王旅嘽嘽韓曰嘽嘽駱馬他丹切衆也詩嘽 大憨囚孫曰大憨謂闕也書元惡大憨憨徒對切 戎夏咸歡 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 安銘功鑑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
威懷之道儀刑後王（孫曰詩儀刑文王刑法也）當乎洪流方割
湯洪水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孫曰書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此是治水自壺口始也）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童曰書舜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又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之謂）自南河而受四海（孫曰孟子云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以為禹誤）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韓曰哀七年左氏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注塗山在壽春東北書云娶於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皇甫謐云今九江當

逢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孫曰禮記能禦大哭則祀之言禹有治水之功）乃賜玄圭以承帝命（童曰書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位莫尊乎執大象（孫曰老子執大象天下往）乃揖五輯五瑞以建皇極（孫曰五瑞即五玉也）○輯音集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正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孫曰右亦尊也）帝王之世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

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
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
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益既狩方岳列
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 孫曰吳伐越墮會稽
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
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
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 羽旄四合 孫曰
定四年左氏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周禮全羽為燧析羽為旌旄一作毛 衣裳咸會 孫曰莊二
十七年穀梁傳衣裳之會
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 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

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昇距太康而帝業不守韓曰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五子之歌注太康盤於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皇祖之訓不由童曰書皇祖有訓皇祖謂禹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畢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韓曰昭四年左氏椒舉言于楚子曰康有

鄱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聲垂天下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諸侯衛孫曰侯衛等之諸侯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一本明刑作明則則戮作刑戮遺骨專車見上注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一作獻者定混區孫曰者音旨傳祚後胄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集註唐孝友傳曰壽州永豐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于傳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與氓同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作疾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上音淡下妹悅切正作歠宿而死興號呼撫膲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洟漬疾智切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孫曰以草覆屋伏匿其中扶服頓踊孫曰扶服即匍匐字頓踊謂躃踊也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

廬上産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輿氓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孝醇音淳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童曰史記稱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無上三字

懿厥孝思 重曰詩永言孝思 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 重曰天經孝也 泣侍羸疾默禱隱寘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嵩 張曰詩高在上 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於穹昊捧土濡涕頓首咸墳陷膺腐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跼蹐 上音馳下音厨 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 孫曰二位天地也 孝道爰興克脩嚴獻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烝烝 韓曰舜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 仲尼述經以教於曾 孫曰孔子孝經為曾參而作 惟昔魯僖見命東宮 孫曰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

穆仲曰魯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補注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注云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韓曰左氏鄭莊公置姜氏于城潁潁考叔聞之有獻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慇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社三秀靈泉孫曰三秀芝草也楚詞云采三秀于山兒章云醴泉湧出也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孫曰十萬曰億億齡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黔音鉗舊注蠻獠西南夷名獠音老又竹絞切亦作獽蠻獠雜擾盜弄庫兵集註元和六年辰溆蠻酋張伯靖嫉黔中觀察使督斂苛刻因聚衆叛殺長史劫據辰綿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能為黔中觀察使貶前使竇羣為開州刺史

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韓曰漢定西南夷置牂牁郡西原西南夷地名置魁立帥一作伍殺壯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

銅獸符孫曰漢置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孫曰庸即上庸縣庸蜀謂劍南東西

節度荆謂荆南節度漢謂山南東道節
度南越謂廣州節度東甌謂福建觀察四面討罪
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孫曰湖南觀察使治潭州也御史
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韓曰武岡邵州縣名
不震不驚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
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
訴投刃頓伏孫曰時黔中觀察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
綬及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綬上言曰臣
今謹以便宜先遣所部將李忠烈齎書喻旨俟其悛心
伯靖亦上表請隸荆南乃降獨詔綬招伯靖伯靖果
以隸黔六州之地乞降綬命忠烈復往伯靖遂以其家
屬舒秀和等詣江陵就戮詔綬皆授麾下將以撫之以

伯靖為右咸衛翊府中郎將六州平 願完父子辛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已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孫曰以公綽為鄂岳觀察使韓曰考公綽傳不書其平伯靖之功宣史逸之耶 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湧呼 孫曰哀二十一年左氏齊人歌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注高蹈猶遠行 若寒去裘昔公不參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

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許偉切蜮音惑又越僞切）大不為鯨鯢（孫曰宣十二年左氏古者明以為大戮鯨鯢以喻不義之人）恩重事特不遹而遠莫可追已顧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一作類）以示我子孫（一有爾字）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今

黔山之嶜（童曰嶜高也音潛）巫水之蟠（韓曰巫山五溪也蟠曲也音盤）魚騄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來一作未）斯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援一作授）俾邦克正皇

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闖公示之盟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螯賊孫曰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釋蟲云食根螯食節賊○螯音牙由公而仁我始冠雠由公而親山畋澤敷舊註敷與畋同畋音田輸賦於都陶穴刊木張曰詩陶復陶穴書隨山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著以占揲舌牒切又音舌揲著一作折蓍公宜百禄皇懋公功陟于大邦孫曰謂遷鄂岳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孫曰辰州有丹穴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最余

之世永謹邦制（一作以永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孫曰謂柳州人）各以甕甈（孫曰甕甈類大腹謂之甈瓶盎也舊注甈破罌也○罌音鸚甈五計切）汲江水（孫曰甕甈類大腹小口爾雅云康瓶）益遠人涉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感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孫曰隍城池）未悔果寒食洌而多泉（補注易井洌寒泉食洌清也）邑人以灌其上堅埴（舊注說文云埴堅土也巨至切○一本作墐堅壯）其利悠久其相者浮

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鑒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
孫曰周禮鄟人掌斂市之罰布注罰布者
犯市令者之泉錢行之曰布
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尋
孫曰八尺為尋銘曰
役庸三十六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
孫曰似續
也其來曰新一作盈
其神

舜禹之事

晏元獻曰此文與下
宜等篇恐是博士韋等所作
誘譽咸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音壇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

之事吾知之矣 韓曰魏黃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壇即祚魏氏春秋曰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罪也其事則信吾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于人也堯之得于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

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猶一作獨）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之忘已而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仁）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歷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人也而堯瀆然（瀆徒同切）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

烏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
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
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
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
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
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
人盈矣 孫曰謂董卓袁紹袁術陶謙也 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
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

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于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于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

存者尭不使之思也不若是其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君子宜于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亦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

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補註郵謂如置郵之傳也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敝於好惡奪

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

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実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徴其所自来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之石切）吾又安取懼焉（取一作敢）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黄曰遭興運而爵位遇亂世而誅戮柳子咸以為宜使居爵位而皆賢被誅亂而皆不肖胡為

不宜哉然世亦有如劉文靜裴寂之徒當李唐之興非有卓絶之姿而天之功卒之被躡妄誅被妖言斥有愧于蕭曹之輔漢遭興運而爵位皆謂之宜可乎世又有如陳蕃孔融之徒當東漢之末竇后臨朝曹節王甫詔諛得幸陳仲舉以名賢參政為黃門所困卒死於蹈賊曹孟德以鬼蜮之姦謀遷漢鼎孔文舉直論非忤終以積嫌逮繫而棄市遇亂世而誅戮者皆謂之宜可乎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

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涤曰卓曜謂董卓劉曜）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懷（涤曰懷向也）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政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儻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韓曰此篇端以諷空于內者賈技于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黃曰以老芋為伏神以梔梔為偽鞭子厚之作意在憤世嫉邪耳然子厚所談者不外乎堯舜孔之道奈何乃以伊周管葛輕譽當路小人自取欺誑言行相反如是而罪市人鬻之欺乎厚真欺人耶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 韓曰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賈音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于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

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一本有材字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猻曰爪按曰掐也舊註翻飛紙掐切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燔湯以濯之童曰燔温也音則遫然枯遫音速蒼然白臞之黃者梔也舊註梔木實可以染黃支音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童曰坂坡也音反馬相踶童曰踶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踶徒計切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馬視其內

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一有者字賈音古）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無者字）

吏商

黃曰聖賢之道行之以誠區區名利一切處之以無心子厚為廉將以為商使天下之廉者皆

執是說以要利祿則必有弊車贏馬惡衣菲食以沽名譽者多矣率天下以為偽未必不自斯說啓之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汗吏以貸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孫曰資藉也）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貸有苦良（重曰周禮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殽敗焚溺之為患（殽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者一作名）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行下孟切下其行並同）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

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放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强子孫葆光（孫曰葆大也音保）是故廉吏之高博也苟脩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剌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孫曰廉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孫曰赭赤也章猶枚也史記山居千章之材是也赭音者）涸海以為鹽

童曰涸竭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貸商以故賊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硜乎硜口莖切何以利為也韓曰孟子謂宋硜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補註禮記中庸之文吾衰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

自敗也始設是庶由利之小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撓女巧切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遊登孟諸之阿集澤註東海若東海神名孟豬在河東北漢地理志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作望諸梁註孟諸名按書導荷澤被孟諸注得二瓠焉唐曰瓠瓠也胡故切剖而振其犀以嬉孫曰犀瓜瓣詩斆如瓠犀是也○剖丘胡切取海水雜糞壤

蛣蚊而實之（舊註曰蛣蚊如消切蚊音尤又音回）臭不可當也室以窓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虛牙切）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涵列星涵太陰（猻曰太陰月也）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霾音埋）必泊之西澨（音誓）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蛣蚊之與

居其狹咫也（孫曰八寸曰咫）又寘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扶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垠（盪音蕩）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

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投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澮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蛲虻孫曰十二類謂子為鼠丑為牛之類人有問焉其一人曰

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倘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字有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志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軔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

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也一作遠違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二十一

雜著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韓曰元和五年十一月公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令作數百言知前聖之不必罪俳也○退之毛穎傳見韓集三十六卷此不復載

自吾居夷孫曰謂為永州司馬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

不克見楊子誨之來（補註誨之楊憑之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孫曰搏擊也）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竊取青嫓白（舊註爾雅云嫓配也匹詰切）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唐曰說文俳戲也音排）而排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重曰詩淇澳之辭）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孫曰滑亂也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若是言是若非言能亂同異也滑字音骨稽字音雞）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

答問呻吟習複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掬音菊溜力救切而廢亂罷音疲憊蒲拜切故有息焉將焉之說張曰禮記之文緩不能安絃韓曰禮記之文注云操緩雜弄也○操七刀切絃一作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孫曰禮記大羹不和注云太羹肉汁也不加鹽梅玄酒在室注云玄酒明水蓋陰鑒所取之水也體節之薦孫曰禮體謂全體節謂折節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孫曰樝似橙而酢○樝音查苦酸酸辛雖蜇吻裂鼻童曰蜇螫也音哲吻無悶反縮舌澀齒而咸有萬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菹韓曰呂氏春秋云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效之縮頸而

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箍側魚切亦作箘屈到之芰
以芰見囫語
○芰奇技曾哲之羊棗孟子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哲曾點字然
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
將弛焉而不為虐歟韓曰禮記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詩不為虐兮○虐吁謔切息焉
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
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孫曰國語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之
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頴之功也韓子窮古書

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孫曰瑣細也猶呫呫然動其喙補註呫呫多言貌他協切喙呼慧切彼亦勞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韓曰瑾嘗為萬年令公亦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瑾音僅又渠巾切

傳曰詩書執禮童曰論語之文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執二字自開元

制禮大臣避諱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孫曰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唐初徙凶禮第五顯慶三年正月許敬宗李義府上所修新禮以為吉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卻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採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劉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崩）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劉曰永貞元年十月德宗葬崇陵元和元年七月順宗葬豐陵）韓曰貞元二十年杜黃裳相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元和二年罷其後檢校司空

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補註裴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以太常丞隴西辛秘（孫曰秘貞元中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郢為太常卿奏為主簿再辟禮儀使府）為太常博士用焉（孫曰秘器作棺槨素切通作蕢）內之則攢塗秘器（孫曰攢積）象物之宜（孫曰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復土謂穿壙下棺已而置之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也漢惠紀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云斥壙上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塚壙故以開斥言之）因山之制（孫曰漢文贊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補註顧命臨終之命謂遺詔也）與文物以受方國（方一作萬）下之則

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晏本下且字作具字）且包幷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閎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班列於下睽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者（或無近字或無者字或無而近二字）昔韋孟以詩傅楚而邳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韓曰韋孟彭城人為楚元王傅作詩諷諫自孟至賢五世賢子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元帝

時秦罷郡國廟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韓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等孫小同仕魏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韓曰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王太傅死漢武初立舉誼孫二人至郡守嘉最好學能世其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韓曰植字子幹涿郡人事後漢為北中郎將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五世孫諶字子諒事晉為中書侍郎撰祭法註莊子行於世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韓曰謂瑾之高祖光庭也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山恐突厥入寇光庭為兵部侍郎言禮議封禪韓曰謂瑾之嘗行儉也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

於宰相張說云說奏行之祠部公以禮承大事韓曰謂瑾之祖稹元未玄宗以壽王瑁母龍欲立為太子稹陳申生戾園之禍以諫上謝之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曰韓謂瑾之父儆也字九思官至大理卿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壻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孫曰儆四子堅瑾損塤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孫曰稹子倩字倩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

童曰倩代第五琦為度支郎中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孫曰倩子均字君齊元和三年九月同平章事封郇國公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一無揚字遊其門

若聞韶濩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韓曰公嘗誌宗直壙謂其撰漢書文章為四十卷歌謠言議纖述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此序蓋公在永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歟亂孫曰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即動也○歟字音剝尚書春秋之旨不立童曰書以紀言春秋以紀事自左丘明

傳孔氏（補註謂左氏為春秋傳也）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補註司馬遷自序曰幸述陶唐以來至於麟趾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一有記字）迄于文錯相糾（音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叅事戰國策春秋後語（孫曰晉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叅其同異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童曰耗不明也莫報切）而後之文者寵之（寵一作龔）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兩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之欲切）無

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駕墮愈日甚未能勝
也幸吾弟宗直韓曰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而卒年三十三愛
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磔格切涉
雅云取也攡俱運切撫之石切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
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孫曰穆天子傳癸巳至於羣玉之山
先王之所謂策府注云言往古帝王以藏書策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集註
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
黼說文圭瑞玉也上員下方刻上為圭半圭為璋琮丈
八寸似車釭璜半璧○璋音章璜音黃琮俱攻切
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其

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公
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
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瑞耶（一無之字）始吾少
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終莫
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叙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
前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濫而靡得其
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
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

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童曰列辟人主也）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一作離）其變通論次其敘仕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於漢氏（決即協切）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

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韓曰楊君凌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弘農人遷由江南西道入為畝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知評事之為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誤也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關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參示後學立古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

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彖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曰孫揚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禮記其聲清越而長靡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垂範不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無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

作者梓潼陳拾遺韓曰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嘗為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
子昂始變正風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
韓曰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文屬思精壯世所不逮說歿後帝使就家録其文行於
世張曲江以比興之隤隤與頹同寫著述而不克備韓曰張九齡諡
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云一本窮字下有作者二字其餘各探一隅相
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
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
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編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

識逵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篇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

年秦為安南都護 孫曰貞元十八

州刺史 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啟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

作可 太山羊士諤 孫曰元和三年士諤貶資

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

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於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韓曰據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集載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孫曰吳君系本濮陽後居信州弱齡長鬣而廣顙孫曰春秋傳使長鬣者謂長須也

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侹去聲又口皁切與侃同更名武陵升進士韓曰元和二年武陵登第得罪來永州韓曰元和三年武陵坐事流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編觀焉其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

升之天官 孫曰禮記司徒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古之士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官 童曰王制命太師以觀民風 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為雖生 陳註伏一作大 嗚呼有可惜哉 一無 雖生 陳註伏一作大 嗚呼有可惜哉 一無 相字 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於末其官氏及仕才行甚具云 孫曰武陵終韶州刺史無子女汭湘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二十一

總校官編修　臣　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　孫希旦

謄録監生　臣　金際谷